

新
唐
書

二五

唐張徐列傳第三十八

唐書一百一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內徙武德
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
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
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
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
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
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
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
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它日復訊餘
司斷者輒紛訴不臣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
冤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

心若鐵石云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賕
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
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
今齡之貪賊狼戾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它囚故議之有司又令
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
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尚書初來濟謫台州李義府謫普州
臨奏許禕爲江南巡察使張倫劔南巡察使禕與濟善而倫與義
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爲
潮州刺史卒年六十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專務掩人
過見妻子必正衣冠兄皎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
檄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皎請以冬初
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子之奇給事中坐
章懷太子屬從邊後除括蒼令與徐敬業起兵誅臨孫紹

紹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兼博士韋

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鵠鶚爭石隊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閭閻哉在令五品官昏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中宗始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即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爲非禮引正誼固爭帝又詔武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戶紹謂吳順二陵守戶五百與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戶二十今雖崇奉外家宜準附常典又親王墓戶十梁魯乃追贈不可踰真王褒德備卒至踰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羣臣務厚葬以備人象驂駟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擁道爲戲樂邀貨捐貲動萬計其傷化素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睿宗即位數言政損益

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壽縣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邕遽傳詔斬之時深咎邕帝亦悔俄詔罷邕官擯于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充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爲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東京師養廢馬萬匹帑廩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

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固常懷懷于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丕祭帝善其言賜繒錦百段爲減廩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佗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卧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脩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謚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溫誅涉爲亂兵

所殺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丈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飭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子錫父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賕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遠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味道將斬錫旣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脩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弟文收終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節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摠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掩擯護送楚掠凝慘又汙引天下豪桀馳使者即按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

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
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荅曰魁者大帥首者元
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荅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
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
左右及衛仗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
巍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
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
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
如此獲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
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
恩止殺就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
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
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襲兄弟爲人誣構有
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

亦斬在古折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
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
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
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
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
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
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
者還以法論即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
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負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譖
囑公行賈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
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
表列墀內牒叫閭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誠今天官
銓注有所不本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
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

之竇孝謹妻龐爲其奴怖以妖崇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
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
逆當弃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
死邪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
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左司郎中轉
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
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
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
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
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
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
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
官開元初竇希城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自
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謚忠正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

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爲新鄭人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爲巡邊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襍紙爲鎧勁矢不能洞徙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爲票賊商取材卒爲捕盜將別爲屯營寇所發輒迹

捕捕必得遂爲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爲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事僖宗爲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爲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己右不悅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唐張徐列傳第三十八

崔徐蘇豆盧列傳第三十九

唐書一百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吳 祁奉

敕撰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即命銘朝覲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澨列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儻略邀丐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況陛下乎有如師興費廣雖倍筭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

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秦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脩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融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譔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諡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爲融所獎引爲服總麻六子其聞者禹錫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諡曰貞翹禮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從

從字子又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爲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栽松柏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臯引爲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寃縱不治俄得眞盜臯卒劉闢反欲奔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闢方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賅從一限

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絳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爲功至不治道輜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効之無少貸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很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即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肯荅用是不得相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蜀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寶曆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召拜戶部

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貨產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筭又賀麴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估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剗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從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儋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坐貶從爲中丞奏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秉節居鎮母傳爲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曾

慎由字勣止聰齋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鄭滑高鉅辟府判官入爲右拾遺進翰林學士授湖南觀察